

顏氏家訓

上

制



顏氏家訓

宋本開雕

顏氏家訓序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學優才瞻山高海深常
雌黃朝廷品藻人物爲書七卷式範千葉號曰
顏氏家訓雖非子史同波抑是王言蓋代其中
破疑遣惑在廣雅之右鏡賢燭愚出世說之左
唯較量佛事一篇窮理盡性也余曾於客舍論
公製作弘奧衆或難余曰小小者耳何是爲懷
余輒請主人紙筆便錄擊烏煥擗宣蕘歲藪藥
鴟鏢慙於計屨剡屨移秬疋來等九字以示之

反

屨

剡

屨

移

秬

疋來

等

九

字

以

示

之

方始驚駭余曰凡字以詮義字猶未識義安能
見旋云小小頗亦忽忽衆乃謝余令爲解識余
遂作音義以曉之豈慙法言之論定卽定矣實
愧孫炎之侶行卽行焉云爾

序中王言
義未詳



庶臺田家印

鄉貢進士州學正林 憲 同校

迪功郎司戶參軍趙 善憲 監刊

從事郎特添差軍事推官錢 慶祖

從事郎軍事推官王 栴

承直郎軍事判官崔 嵩

迪功郎州學教授史 昌祖 同校

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 鑰

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 銳

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 揆

顏氏家訓目錄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第一卷

序致

教子

兄弟

後娶

治家

第二卷

風操

慕賢

第三卷

勉學

第四卷

文章

名實

涉務

第五卷

省事

止足

誠兵

養生

歸心

第六卷

書證

第七卷

音辭

雜藝

終制

顏氏家訓卷第一

述古堂影宋本重雕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序致

教子

兄弟

後娶

治家

序致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
數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余吾今一本無今字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

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介

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齟齬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尙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

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
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
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
難洗盪二十一本作三十已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其
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
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
之誠經目過耳一本有也字故畱此二十篇以爲汝
曹後車一本作範余

教子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

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

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一本作傾聽音聲滋味以禮

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咳噤說文咳小兒笑也噤

號也一本作孩提師保固明仁孝禮義一本作孝禮仁義導習

之矣凡庶縱不能尔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

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

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

孝矣吾見世閒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

為恣其所慾宜誠

一本作訓

翻獎應訶反笑

一本作嗤

有識知謂法當尔驕

一本作嬌

慢已習方復

一本作乃

之捶撻至死而無威

一本云而無改悔

忿怒日隆而增

怨

一本云增怨懊

逮于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

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

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

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尔當以疾

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

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爲
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
成其勲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
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
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
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斃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
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

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
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
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
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誠書有悖亂之事春秋
有哀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
言故不親授尔

其意見
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瑯瑯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
及后竝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
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卽位王居

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

以為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

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鈎盾獻早李還索

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

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

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

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

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

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謂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一本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兄弟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母有
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盡此三而已矣自
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
重者也不可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
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
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行不
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
有篤厚之行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
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

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
所移者免夫

二親旣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
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

兄弟之際異一本作
易字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

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
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
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
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
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
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
有歡笑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
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
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
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
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

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璉嘗與兄璉連棟隔壁讞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應璉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江陵王元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元紹以形體魁梧

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
遂并命尔

後娶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
終於天性而後妻聞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
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
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
此等足以爲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閒骨肉
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蚋或不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鬩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夫婦之義曉夕移

一
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
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
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
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
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
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姓寵
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
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諶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

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
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
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
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
告歸也

治家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

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
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
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
導之所移也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
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
焉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爲禮
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

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
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
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
者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亦今北
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
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
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饜饋僮僕減損
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
爲家之巨蠹矣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
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
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之意

一本無之
意兩字

嘗寄人宅奴僕徹屋爲薪略盡聞之輦蹙卒無
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

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
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鄰下有一領軍貪積已

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朝夕每人一本無每
人兩字肴

膳以十五錢爲率遇有客旅便無以兼後坐事

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

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爲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

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麋肉壻恨其

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

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一本作
常字貧及

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介國不可使預
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
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
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
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
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
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恒代

之遺風乎南閒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

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

一本作士字

多

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頓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河北婦人織紝組紉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

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闔豎守之體有不安窺
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
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
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畱
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
姑餐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誠哉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
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

無異或猥婿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
羞恥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
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
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
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爲童
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一本鼠之所毀傷實
作蟲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
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
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顏氏家訓卷第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顏氏家訓卷第二

風操

慕賢

風操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匕箸咳唾唯諾執燭
沃盥皆有節文亦爲至矣但旣殘缺非復全書
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
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
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
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

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
故聊記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
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尔必不可避
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
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
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
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
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

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
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
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辨而
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
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
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
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
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脩也梁武小名
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

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余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

諱更急於古凡名子者當爲孫地吾親識中有
諱襄諱周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
聞者辛苦無慘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故
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
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
古人姓爲名字亦鄙才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
爲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
者有識傍觀猶欲掩耳況當之者乎近在議曹
其平章百官秩祿有一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

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
今日天下大同須爲百代典式豈得尙作關中
舊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尔彼此歡笑不以
爲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
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
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
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尔几與人
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

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脩書則過節東

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皆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

江南人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愴愴無自言者一本

無此已須言闕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

無何便余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

人也人加諸已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爲勳貴

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使一本煩重感辱

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

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

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

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

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爲兄子弟子門中者

亦未爲安帖也北土風俗

一本無風俗字

都不行此太

山羊俚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俚委

曲吾荅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

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

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

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父兄弟姊

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

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

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人多呼爲姪案爾雅
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立稱晉
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
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
已老與汝分張甚以

一本作
心字

惻愴數行淚下侯

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飄舟渚一百許
日卒不得去北閒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
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

齊民要術卷之二
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
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
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
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
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
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
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閒亦言
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

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
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
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
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曰卿北人何故
不知有族荅曰骨肉易疎不忍言族尔當時雖
爲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宏讓曰父母中外
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自古未見丈
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爲
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

呼爲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
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
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
乃有對面以相一本作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
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
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
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
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

爲字尙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禮閒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偯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尔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碁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
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己憫也有
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
弔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
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
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
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
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

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

一本無亦

不論三字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冑在家畫瓦書符作諸狀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

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旣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

丘李

太上御名

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鏤

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

太上御名

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爲揚州刺史鎮壽

春遇害

太上御名

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

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爲人頃之因割鹿

尾戲截畫人以示

太上御名

而無他意

太上御名

愴然動

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

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

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

忍食居家唯以招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

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

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

噎死亦當不可絕食也

一本無當字有也字
一本有當字無也字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
讀用政爲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
迹可思者余若尋常墳典爲生什物安可悉廢
之乎旣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畱後世
余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
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溼
出暴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
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

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尔便吐血數日而亡
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
接外賓不理衆務尔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
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
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

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有一

一本

作一字一本社脩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

只云來歲社

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

後忌之日

一本作外字

所經此日猶應感

一本作思慕異

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緇緩綏兄弟竝爲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
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尔然凡文與正諱相
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
下卽有昭音呂尙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
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
讌席請乙爲賓而且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
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爲笑如

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亦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一本無帝字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

此事亦絕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彌彌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脩下交反字訓詁云痛而諱也諱火故反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耒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麤衣蓬頭垢

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
配徒隸諸子竝立草庵於所署門不敢寧宅動
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
事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
死獄戶者皆爲死一本作怨字讎子孫三世不交通
矣到洽爲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漑先
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
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

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

兵參軍李猷焉

一本無焉字

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余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交

一本作友

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

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
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爲兄託子爲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
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
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
家闈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
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
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

與主無別

一本裴之禮號善爲士大夫有如此
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

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
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
髀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
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
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神
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
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對無心於學潛移默化自
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

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
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
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
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
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
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
頸企踵甚於飢渴校其長短覈其精麤或能彼
不能此矣一本云校長短覈其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
孔子爲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

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畱心也用其言

弃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

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

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

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

余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典一本

無典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

法時云一本無丁君十紙不敵王君一字一本

褒數字 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

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
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郝得都無聲
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爲
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
尙書儀曹郎末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
臺陷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
後思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
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
門部分經略一宿皆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

於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
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
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齊
文宣帝卽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略無綱紀尙能
委政尙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
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爲李昭所
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
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
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

存亡係其生死張延雋之爲晉州行臺左丞斥
維主將鎮撫疆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
國矣羣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旣代之後公私
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國之亡一本云齊
亡之迹
啓於是矣

顏氏家訓卷第二

虞夏多言卷二

虞夏多言卷二

虞夏多言卷二

虞夏多言卷二

虞夏多言卷二

虞夏多言卷二

虞夏多言卷二

虞夏多言卷二

虞夏多言卷二

顏氏家訓卷第三

勉學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徧於
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
余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
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
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尙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
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

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

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

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

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

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脩學

一本云便謂爲足安

能自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

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

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

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
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
不燠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
綦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
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荅策三九公讌
則假手賦詩當余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
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
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
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

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尔之時
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
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
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
載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
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
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
人庇廕當自求諸身尔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

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
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
書是猶求飽而嬾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
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
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
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彊弩
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斥
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
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

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
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鑿璞木
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
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
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
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
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
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
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亦必有

天才拔羣出類爲將則闡與孫武吳起同術執
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
學矣今子卽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
臥余人見鄰里親戚有佳使者使子弟慕而學
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
被甲長弣彊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
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
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事
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

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

刑物執轡如一本作生字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

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時捨一本作晚舍便云我

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姦露

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

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

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

心明目利於行余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

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暝一本作旨

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
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以利社稷
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
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
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
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
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
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恭然沮
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

委命疆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

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

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今一本無今字世人讀

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

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

其民間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稅豎也問其為

田不必知稷早而黍穉一本作遲字也吟嘯談謔諷

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迺誕軍國經綸略無施

用故為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

所以求益亦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
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
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
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
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
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
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
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
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

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

一本有廢日字

置便至

一本無至字

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

猶當晚學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

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

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

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

謚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竝早逃

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

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
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
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人之道上
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
來不復尠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
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冝專於
經業一本作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卅之年必先入
學觀其志尙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
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

周宏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縉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

邢子才此

一本無此字

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

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

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
尼居卽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
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
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閒焉俗閒儒士不
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
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尙書事崔
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
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
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

之在議曹與諸博士爭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
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
取韋元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
明乃來謝曰不謂元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肖以物累己也故
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
縱之徒尔何晏王弼祖述元宗遞相誇尙景附
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弃之
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

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元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鑿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元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逃乖畏途相誠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弃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竝其領袖元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

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辭鋒理窟剖

元析微妙得入神賓主往復娛心悅耳然而濟

世成俗終非急務一本作清談高論剖元枿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

成俗之要也洎於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

元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猷化行

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閒復所

愛習故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

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

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顛頓服膳減損徐之才爲灸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旣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爲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脩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

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

痛一本作以寬此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

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

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尙能如此況其庶士

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

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云一本作勤篤梁世彭

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常無燈折

荻尺寸然明讀書一本云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然明讀書孝

元初出會稽精選寮案綺以才華為國常侍兼

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大夫

一本無義大夫字

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

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

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

廢業卒成大學

一本作卒成學士

官至鎮南錄事參軍

爲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

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

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或

一本無書或字

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尙卒以漢書聞

齊有主一本無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

十四五初爲闡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

誦所居卑未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

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

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吾甚憐

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

府後一本作齊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

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

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

體而卒蠻夷童丕猶能以學著忠誠

一本作以學成忠

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

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

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

爲心父當以教

一本作學爲事

一本作教

使汝弃學徇財

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煖若務先王

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糲褐我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

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

是稠人廣坐謬誤羞

一本有差失字無羞字

慙者多矣穀

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挈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

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

岳謂孟勞者

一本無孟勞者三字

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

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

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

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

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

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尔聞吾此說初大
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
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荅書
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
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
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項字項當爲許錄
反錯作許緣反遂謂朝士言一本作遂從來謬
音專旭當音專黝尔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
暮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

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謂以偽亂真余昔吾嘗其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

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

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

以馬乳爲酒也捶桐乃成二字竝從手捶都統反

桐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桐之今爲酪酒亦然向學

士又以爲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

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

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爲確

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
受江南閩里閒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爲鄙朴道
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爲周鄭謂霍亂爲博
陸上荊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
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尔及
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
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所莊
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
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

填河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
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
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爲夸毗呼高年爲富有春
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
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
誦者信褚詮而笑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
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
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
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

況異代各人乎

世人皆以通俗文爲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

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己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手邊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疑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

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間
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
竝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

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間是舊獵餘聚獵音亢仇

舊是獵馭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

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

子蠅二晉韓非子曰蟲有蠅者一身兩口爭食

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

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蠶蛹名蠅音潰又非二晉

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
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柏人城北有
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南門徐整碑云
洎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
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
或當卽以洎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匆匆相承
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尔案
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
形所以趣民事故忿遽者稱爲匆匆吾在益州

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晃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
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荅曰是豆逼余相顧愕
然不知所謂命將取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
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爲
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
壻寶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俗
呼之爲鷓吾曰鷓出上黨數曾見之色竝黃黑
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鷓賦云揚元黃之勁羽試
檢說文鷓音分雀侶鷓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

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蓴爲
露葵菜面牆之徒遞相倣效承聖中遣一士大
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
否荅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
尔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覈究
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
問儒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識名同音者其數多
少能盡識乎荅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
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

賴所欺不容易也因為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
歎曰不意乃尔若遂不知亦為異事校定書籍
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尔觀天下書
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
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顏氏家訓卷第三

顏氏家訓卷第四

文章

名實

涉務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
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
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
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
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
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
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
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
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
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諂蔡伯喈同惡
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
無狀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
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

誕傲致殞楊脩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
嵇康凌物凶終傅元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
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
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
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
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
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
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軻枚
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

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余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傷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

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詒力正反癡符

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詭擊上音窵相

呼誘也下音瞥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

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

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

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一本無此

四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

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

數十篇尔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
要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
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
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
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
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虵虺在時君所命
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
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
篆刻壯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
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
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
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
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
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
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懼
不達天命童子之爲余袁亮以勝老子葛洪以

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
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尔其遺言餘行孫卿屈
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今竟何
用乎不啻覆醬而已

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尙書嗤鄙
文學嘲劉逖云君輦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
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
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
席笑曰可哉凡爲文章猶乘騏驥雖有逸氣當

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弃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尔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尔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

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竝須兩存不可偏弃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
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
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
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竝未得編次便遭火
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
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

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

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
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
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
不知是耶非殷澣詩云颯颯雲母舟簡文曰旭
旣不識其父澣又颯颯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
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
遊之諠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擯
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栢山之悲皆大失
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
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
遂嘗以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
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
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顯作
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
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
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竝載乎邕

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也
陳思王武帝誅遂深永螫之思潘岳悼亡賦乃
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譬婦爲考也蔡邕楊
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
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
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覩天之和今爲
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
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

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

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誠云詩云有鷺
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鷺雌雉聲又
云雉之朝鷺尙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鷺雄
雉鳴潘岳賦曰雉鷺鷺以朝鷺是則混雜其雄
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
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
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
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
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

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余何遜詩云躍
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
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
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
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
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
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
以銀鐺鑱上音狠銀鐺大鑱也世閒多誤作金
下音當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

鑠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雁門太守行乃云
鶩軍攻日逐鶩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
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
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
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
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

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
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
旌毛傳曰言不誼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
詩生於此意尔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
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
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
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爲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

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云蘧居響北闕愷愷呼麥反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亦爲冠絕

名實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
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
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
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
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榮
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
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
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

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

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

無餘地也吾每為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

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證鼎一本作言信

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

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慮子賤云誠於

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偽在乎心無不見乎

迹但察之未熟亦一為察之所鑒巧偽不如拙

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
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畱傳萬代可爲骨寒毛
豎也近有大貴以孝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
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
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
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
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
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
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共吹噓朝

廷以爲文華亦常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
尔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
造次卽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
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玉珽杼上終
葵首當作何形乃荅云珽頭曲圜勢如葵葉尔
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
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鄴下

有一少年出爲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
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
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
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爲泗
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僞情觸塗難
繼功績遂損敗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虵皮

獸迹

音航

鳥迹尔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爲名教

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

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
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
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
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宏哉四海悠悠皆慕
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亦抑又論之祖考之
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
其庇廕者亦衆矣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
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之汲汲者不達
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亦不徒高談虛
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
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
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
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
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
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
取其程功節費開悟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

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尔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廊廟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已下尙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

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
於清高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
諸王籤省竝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
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
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
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尔

梁世士大夫皆尙褻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
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爲宣
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

達至乃尙馬郎乘馬則糺効之及侯景之亂膚
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
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旣儒雅未嘗乘
騎見馬嘶歎陸梁莫不震懼乃謂人曰正是虎
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至此

一本無自建康令
王復已下一段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
夫食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
能相存耕種之秣鋤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
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

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
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余假令
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墪土耘一
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閒餘務
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竝由天命爲子
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大蛇虺其性
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卻成教婦
不孝己身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其婦

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爲鄰何
況交結乎避之哉避之哉

此段一本見此篇
一本見歸心篇後

顏氏家訓卷第四